

我读书少， 你可别骗我

著名漫画家
使徒子授权
漫画插图

马伯庸
MA BOYONG 著

网络第一鬼才、科幻世界银河奖、人民文学奖得主

马伯庸出道以来最怪异小说集，又冷又辣！

百万网友翘首以盼

重构你的世界观，让你笑到撒手人寰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蓝耳短腔调系列

我读书少， 你可别骗我

马伯庸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 马伯庸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12(2013. 4 重印)

ISBN 978-7-308-10660-3

I. ①我… II. ①马…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2276 号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马伯庸 著

策 划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 徐 婵

文字编辑 杨利军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04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5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660-3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序 “短腔调” 小说书系

先说小说。小说不是模仿着生活的世界。它自己就是生活，就是世界。

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慕克新近在哈佛大学著名的诺顿讲座授课，他说“小说是第二生活”。让读者觉着“遇到并乐此不疲的虚构世界比现实世界还真实”，有一种“幻真的体验”。这话有道理但不新鲜，《红楼梦》太虚幻境那副有名的对联就是这个意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无”，曹雪芹说我这个《红楼梦》就是虚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混淆，是我自个儿笔下造就的，因此“贾雨村（假语存）”而“甄士隐（真事隐）”——换言之，小说就是一个“假语”的世界，假语为虚，世界为构，所以我们常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





不过我尤其喜欢“第二生活”这个讲法。凭什么猫有九命，人却生死一线？上帝于是公平，说人命既脆弱，那就靠体验多活几回吧。体验就是要造环境，你到江南看“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是一种体验，到漠北看“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又是一种体验；你“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是一种体验，“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又是一种体验。

体验的环境不止靠物理的空间转移，更妙的法门就是小说虚构的纸上世界。你未必虚荣，但你的一个人格就成了包法利夫人，觉得有一股挡都挡不住的欲望驱使你追逐生活的激情；你很正派，但一个人格就跑出去处处留情，充当起拜伦的唐璜或者金庸的韦小宝；你着实不满意这个嘈杂庸俗的第一生活现场，小说为你打开一扇任意门，你一分钟后进入了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那里尽够你享受孤独和怪意。这么说来，造这第二生活的作家确是人才，他们是建筑师也是骗子，画一堆字符，让你有了另一种体验，另一种生命。我曾说过，小说最大的功能就是胡说八道但煞有介事，好小说家们其实精准地画着现实生活的延长线，而那些延长线我们几何课上都学过，是虚线，



却昭示着一个合乎可能的世界。所以，上帝多有使者，这就是一类。

再说短篇。短篇是吝啬鬼，也是薄命才子。吝啬鬼是自己省不肯多给别人；薄命才子是一看就知道有才，不过很快就玩完了。

我却不小觑短篇小说，或者说比较短的中篇小说，这其中好货加精的多了去了。我有个印象，过去这十来年读中国当代纯文学的小说作品，中短篇的成就远高于长篇。这应该不是我一个人的说法。并且有趣的是，因为传统文坛是纸质文化，秩序是这样的——先在文学刊物发短篇，然后发中篇，然后发长篇，然后出书。结果，我见到很多不错的中短篇作者的长篇做得实在惨不忍睹或者平平无奇。我不免想，也许做得一手好短篇和做得一个好长篇，是不能兼得的两种能力。

现在倒好，网络写作和发表无门槛、无成本、无计出身，赖此“三无”，不免“三有”：意淫者有、小白者有、注水冗文者有——我的意思是，第一，网络小说无论种马文，还是耽美文，都是YY（意淫）的乐园；第二，众多YY小说集体沦落到小白痴的写作和智力状态，没有难度，谈不上啥技巧，遑论原创力和深度；第三，越写越长越写越长越写越长，长长长长长长长，不见黄河天际流。300万字有，500万字有，800万



字有，1000 万字有，这都是“一部”小说哦，列位看官。记得一次开会，评论家王干忍不住就此比来比去，说这是“惊人的产量”，“400 多万字，肯定盖过巴金毕生的小说创作。我知道传统文学有几个特别能写的，像苏童，到现在写的还不到 400 万字。贾平凹可能多一点，估计总数也就八九百万字了”。当然，这跟特定时期写手们拿字换米有关，跟文化工业背景下的文字生产以及受众每天像等着看肥皂剧般等你更一万字的习惯有关。不过，还有没有写得贼好的中短篇作者打算找地儿新开吉铺？尤其是有没有从网络“三无”环境中蹦出来的天地灵顽？！

于是，我们哗啦啦树一大旗，上书：短腔调。若有左右门脸，分别写：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文斗亦如武斗，长强短险。长篇写得好，自然是强，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长篇写得好，完全是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心思必有沉潜，结构务必坚实，体力也要跟得上。短篇写得好，自然是险，孙子说：“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是说短不但会有气势，也要讲究气势中的节奏。

故此美国短篇小说大腕雷蒙德·卡佛会

在引用 V. S. 普里切特定义短篇小说的话——宛如“路过时眼角所瞥到的”——时，特别要注意这个“瞥”字，“短篇小说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尽其所能投入这一瞥中，充分调动他的智力以及能够发挥的文学技巧（他的才华），调动他对事物的分寸感以及何为妥帖的感觉：那里的事物本质如何以及他对这些事物的看法——不同于任何其他人所见”。这些都是短篇小说的“其势险”，即，使用力量的方法。至于短篇的节奏，中国人还自有一套传承，大家联想一下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陈小手》、阿城的《棋王》这样的作品，定会了悟某种短的“腔调”。

在一个网络小说越来越长，而人间的思想越来越微博化、碎片化的时代，“短腔调”所倡导的有品质的、完整的、短篇幅的、好看的小说，我认为是很合时宜的。提炼精彩的作者文字，不浪费读者您的宝贵时间，又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积累了像样的创造力、想象力、讽刺力。我想说，我们保证这个开放的书系人性而性感，这是对现实生活最好的慰安。

夏烈

于桂苑书房

2012年9月21日



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序言中写道：“如果有人胆敢在本书中寻找什么结构、道德寓意诸如此类，一律逮捕、流放，乃至枪毙。”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内心无比强大的写作态度，它可以吓退所有正襟危坐的评论家，只留下想找些乐子的读者。

写作这种事，对我来说纯属偶然。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有趣；而现在的目的，同样还是为了有趣，至于文章本身所引申出来的效应与感怀，说实在的，只是副产品罢了。

我是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虽然幻想这东西是非生产性的，它既不能很好地紧跟当前形势，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也不能有益于





世道人心，毫无现实意义，可我还是喜欢。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头脑中的广播体操。闭上眼睛，任凭上亿个神经元在大脑皮质的回沟里呼哧呼哧地跑，是件挺惬意的事儿。有时候就算皮质上没回沟，它们都能给你趟出一条来——现代科学表明，大脑回沟越多，人越聪明；人越聪明，就越容易做傻事。

曾经有人问：你总能想出稀奇古怪的主意，都是怎么琢磨出来的？我的回答是：这些东西不是琢磨出来的，它们是些傲娇的野猫，当你试图靠近的时候，这些家伙会藏在灌木丛里不现身；当你去做别的事情，它们反倒慢慢溜出来蹭你的裤管。

所以胡思乱想的时间，不是在书桌或电脑前，而是在等候地铁、堵车或者坐在马桶上便秘时。当一个人陷入空虚无聊的时候，就是幻想的最好时机。

在这些最适合幻想的场所里，地铁又是最有趣的。堵车时，与你在一起的只有一个司机；马桶上更是只得你一个人——我想谁也不会喜欢这时候还有人在围观——地铁却不同。你和形形色色的人近距离地接触着，如同一个小小的社会，蕴含的信息量很高，随时可能有惊喜发现。

我坐地铁的时候，车上经常拥挤不堪，



不光没有座位，连伸开手臂拿手机或 PSP 的空间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动的，只有脑子。我会仔细观察周围的人，幻想他们身上隐藏的故事和他们离开地铁以后的人生。

比如右边那位衣着朴素、身形瘦小的大叔。也许他离开地铁以后，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换上紧身衣，把内裤套在头上，然后飞过整个城市，在大街小巷除暴安良。

再比如左边这位戴着棒球帽、穿着阿迪达斯运动套装的白皙少年。他是一个外星人，为了能够深入了解地球人的生活，特意化装成现在的模样。他也许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正踏上返回母星的旅程，可因为棒球队那个美丽的女经理殷切的眼神，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地球。

而我们坐的这部地铁，谁又能保证它下一站抵达的是普通地铁站而不是这个城市底下巨大的军事要塞呢？在要塞里有一门利用灵魂作炮弹的大炮，炮口对准月球。每一个不幸的地铁乘客都要被送进炮口，把灵魂贡献出来去轰击月球上的兔子恶魔。

甚至这部地铁本身，或许并不是地铁，而是一条龙。它偶尔坠落到了地面，被捡到的科学家改造成了一节地铁，每天都在暗无天日的隧道里穿行，把乘客们从城市的一端



运往另外一端，没有一天休息。只有在晚上十一点地铁停运之后，这条龙才能停下疲惫的身躯，从隧道的洞口爬出去，昂起头来看一眼睽违已久的天空。

我就这么坐在地铁里，在城市的腹心穿行，眼睛看着乘客，脑子里琢磨着他们的种种不靠谱故事，一直到达我旅途的终点——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呵。

本书的这些小故事，差不多都是在地铁里孕育出来的。我甚至都还记得它们诞生的过程——那些习以为常的场景与乘客细节化成无数精子涌入我的大脑，让大脑负责胡思乱想的区域皮层猝然受精，迸发出一连串强烈的生物电，带来无比的愉悦。这股生物电驱赶着我加快脚步，回到家里，用电脑屏幕和键盘把这个顽皮的家伙一个字一个字地接生出来。当愉悦感消失，整个人疲惫地躺倒在床上时，一篇完整的文章已经躺在屏幕上。

这种感觉，就像很多人制造一个真正的孩子一样，过程往往才是最享受的，生出来的孩子只是意外。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目录 CONTENTS



自序
地铁与自言自语

001

末日焚书

001

湘西航班

071

西游摇滚记

129

欧陆儿女江湖老

187

《《《《《《末日焚书》》》》》》



一

我用尽全身力气，猛然挥出消防斧。这一次斧子准确地切入小松树的凿口，把它拦腰砍断。它的上半截直挺挺地倒在雪地里。我放下斧子，迅速搓了搓双手，然后掏出一卷尼龙绳拴住树干，拽住绳子一端，一步一滑地往回拖去。尽管已经做足了防护，但极度的严寒仍让我感觉自己什么都没穿。寒风好似一个狰狞的刽子手，先用低温绑住我的四肢，然后一片一片地切削下我的血肉。

五分钟后，我终于把松树拖到图书馆的正门。只是短短几十米的路程，我的三层口罩和护目镜上已经挂满了白霜，脸和指头微微呈现青灰色。再多待上几分钟，倒下的恐怕就不是松树，而是我了。不，也许不会倒下，我会直接僵立在无边的雪地里，冻成一根人柱。

我咬紧牙关，抬起几乎冻僵的胳膊敲了敲门。正门旁的通道“吱呀”一声打开，三四个把自己裹成粽子的人伸出胳膊，七手八脚地把松树和我拽进去，然后迅速关上门。这短短一瞬间的开关，就有一大片雪花和着寒风呼啸着从缝隙钻了进去，发出古怪的呜呜声。





图书馆里一点也不暖和，只比外头高那么三四度，但至少没有风。大堂前头的地板上正熊熊地燃烧着一堆火。这个火堆不算很大，里面扔着劈碎了的桌椅和衣柜，还散发着燃烧油漆和三合板胶的刺鼻味道。十几个人围坐在火堆周围，裹着各种样式的衣服，个个神情忧郁。我把消防斧扔给徐聪和邵雪城，让他们把松树劈开，然后冲到火堆前，脱掉手套，恨不得把双手直接架在火上烤。周围的人挪了挪屁股，给我腾出点空间来。我带回了至少能维持四个小时的燃料，有权享受一下温暖。

有人给我递过来一杯水，这是用雪化的，水很温，里面漂浮着各种可疑的PM2.5悬浮物，但我没计较，一饮而尽。这时候徐茄走过来问道：“老马，外面还有多少松树？”我告诉他，这是附近的最后一棵，再想要砍，只能去隔壁的科委大院，那里还有几株景观植物。徐茄听完忧心忡忡：“那起码有六七百米远吧？”

我把靴子脱下来，翘起脚凑近火焰，僵硬的脚趾头在火焰舔舐下，传来一阵酥麻：“对，这种天气里，任何人都撑不了那么远，更别说往回运燃料了。我跟你说，咱们这次真完蛋啦！”

“这是成心要把我们冻死呀。”祝佳音从毛毯里探出头来，嘟嘟囔囔地嚷了一句。我瞪了他一眼，他悻悻缩回去，继续摆弄手里的收音机。那收音机几天前开始就收不到任何信号，只有各种噪音。只有祝佳音认为这些噪音肯定隐藏着特别的规律，每天神经兮兮地抓着旋钮倾听，我们谁都懒得去说，随他去折腾。顺便提一句，祝佳音还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可以一字不差唱全《忐忑》的人。

徐聪和邵雪城已经完成了那棵松树的肢解工作，抱过来几十条长短不一的柴火。徐茄挑了半天，拿起一块短柴扔进火堆里，火堆发出噼啪的声音，稍微旺盛了点，还散发出一股松针的清香。他